

澳華新文苑

第1081期

電影的感性理性和情懷

——散談姜德成先生新著《百年影蹤》 沈志敏

電影是感性的，人們看電影最大的感受，似乎就是將銀幕上的畫面和觀者的喜怒哀樂融匯一體。

當老朋友姜德成將他的新著《百年影蹤》遞到我的手上，厚厚一本，四百七十餘頁。這大概是第一本由中國海外華文學者研究敘述中國百年電影歷史的專著。

德成兄是研究明史方面的學者，曾經著有《徐階與嘉隆隆政》一書，此書猶如一口古井，深邃幽暗，井底升上來的數百年前的幽幽氣息，非專業者，難以張嘴呼吸。此著每一句的論敘都有古文出注，引經據典，比起現在銀幕上流行的明清電視劇，完全是兩碼事，那是專業研究和大眾看熱鬧的兩個涇渭分明的場景。

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古史研究者最近推出了一本現代至當代的電影史研究著作，不僅僅是從古代跳躍到現代，而且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領域。起初讓我感到有點疑惑，閱讀專著後，又有進一步認識，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兩書都可歸入“史”的研究。聞悉撰寫此書也和作者在澳洲大學的教學內容有關。

當然，這本電影史書要比明史研究好讀的多，第一，完全是當代語言敘述；第二，又是大眾熟悉的現代語境。更可貴的是，能讓觀眾在觀賞過一部影片後，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通過閱讀影史，又對每部電影的時代背景，社會意義，如何產生，為何產生，甚至電影藝術的表現手法等等，提高到一個較高層面上的認識。

比如，書中對中國百年來的故事電影進行了層層梳理，源流解析，又對一些有影響的電影人進行介紹，對一部分主要電影，通過情節概括，情理論述等等，道出了電影理性化的成分。

二

此書讓我得知，電影業的誕生，從世界到中國，也就是半年多的時間，1896年8月，法國盧米埃兄弟發明電影，半年後，上海徐園遊樂場就出現了“西洋影戲”。從晚清到民國時代，雖然世事紛亂，但中國電影業跟隨在歐美電影的身後，亦步亦趨，從中國電影公司的誕生，電影人的大批成長，明星閃爍，一部部故事電影爭先恐後地搬上銀幕，可謂欣欣向榮。可見那個年代中國電影文化一點也不落後，不僅僅是娛樂大眾，影響世道，甚至可以說是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一波浪潮。此外，中國影事也完全和國外電影接軌。例如電影業最發達的美國好萊塢影片，上映不到一周，就會出現在上海灘的各家影劇院中，還有其它歐洲電影和印度電影等等。

說來，我從小就喜歡看電影。大上海是中國電影的發源地和搖籃，得天獨厚，我們家周圍步行半個小時的範圍內，就有十幾家影劇院，例如大光明大上海新華電影院及美琪大戲院等。離家最近的，走出弄堂，穿過一條橫馬路，就有一家規模不大的“明星大戲院”。《百年影蹤》告訴我，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國電影業最有影響力的就是鄭正秋和張石川創辦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而“電影明星”這個稱謂閃爍影壇，貫穿百年，連文革大批判也無法把這個概念消滅，而後“明星”仍然成為大眾娛樂追捧的對象，可見電影對於人們刻骨銘心的影響。

可惜的是，我少年至青年時代，處於文革之極端氛圍中，文化封閉，猶如把人的精神意識禁錮在一個瘋狂愚昧的圈中，所能看到的影片也少得可憐。不過在記憶中，還

由新州政府榮譽支持、澳洲國際精英文化藝術中心和全球華人詩藝協會聯合主辦、著名主播趙立江先生和原上海電視台英文主播Lydia Li女士主持的“Wings of Love·愛之希冀”慈善詩歌音樂會，在悉尼奧運村PIA總部禮堂成功舉辦。

這是一場同舟共濟（Stronger Together）、回饋澳洲社會的慈善文化活動。本次演出的門票和捐款總計\$5660.00全部捐贈給了The Salvation Army Australia，以幫助有需求的貧困家庭和兒童度過一個美好而又難忘的聖誕節。

Parramatta副市長Cr Sameer Pandey致開幕詞，他和The Salvation Army Australia的負責人Adrian Kistan先生在發言中都表示在澳華裔和華人社區是非常具有愛心的族裔和組織，他們一直用非凡的愛心回報澳洲社會。

出席音樂會有何與懷博士，著名語言藝術家呂忠堂老師，George River Council的王斌議員，Parramatta Council的Cr Dan Siviero和Cr Donna Wang議員，救世軍代表Nuria Gonsalves，新藝術聯合會負責人顧錚和唐培良、悉尼北京會負責人徐永祥、秦大學等。嘉賓和現場的觀眾以及演職人員近四百人參與了本次活動。澳洲印像“立江直播”進行了全程現場直播，在演出結束時點贊量已達2萬多次。

開場節目是由悉尼古寧學校由校長帶領的學生們重奏了名曲《憶江南》。悠悠揚揚的古箏和琵琶聲中，一幕幕江南好風景仿佛現在觀眾眼前，讓人怎能不憶江南。

精英藝術團典雅而又精彩紛呈的華服秀《書韻》，展示了中華民族悠長歲月中的薪火相傳。

董方是大同中文學校的副校長，也是一位詩人。大同中文學校語言才藝班的學生在趙立江老師的藝術指導下，朗誦了他的詩歌《與風語》。

蔡妙甜女士曾是著名的南國歌后，她在澳洲創立了“小火花演唱團”。在她的指導下，小Olivia Mai獨唱了《Let it go & 雪花》，而慧慧、拉拉、甜甜、帥帥四人則合唱了《Lemon Tree》生動活潑的表演贏得全場觀眾的陣陣掌聲。

劉建平老師是澳洲著名的朗誦表演藝術家，也曾是電台的主播。在藍花楹的映襯下，她非常專業地朗誦了詩人廖世敬的作品《藍花楹開香如怡》。

兩位主持人趙立江、Lydia Li和作家淳子及詩人映霞現場互動。



姜德成《百年影蹤》日前曾在墨爾本舉辦新書發布會。這是海報（部分）

三

閱讀這部影史期間，我又在網上看了兩部老電影，一部《小城之春》，另一部為“一江春水向東流”。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意大利都靈“中國電影回顧展”上，對於四十年代的中國竟然能拍出“小城之春”這樣的優秀影片感到驚嘆，“無論從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手法上都表現出高超的水準和現代感”。

“一江春水向東流”給我的感受是，大概除了先進的攝影手段和技術材料等等，和當代影片比較，其故事編劇情懷滲透意義發掘都達到了中國電影的一道高峰，今天的大部分國產影片，只能對它抬頭仰望。

當我走入成年後，看電影的感覺也發生了變化，漸漸從看熱鬧的感性走向對於影片內容的沉思，特別是對於那些打動人性情懷的影片，更能引發人的理性思考。

從感性到理性又到情懷，打破文化禁錮後，產生了一批打動人性的優秀影片，葉楠導演的“巴山夜雨”，謝晉導演的“牧馬人”、“天雲山傳奇”、“芙蓉鎮”等，根據諾古小說改編的電影“人到中年”等，不僅僅是影片好看，其刻畫的人物情懷高尚，並具有啟發人們思想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已經成為我們那一代人腦海中不可磨滅的記憶。

而後又有第五代導演張藝謀等人拍攝的“活著”，“歸來”等，更從普通人角度來揭示社會悲劇後面的人性等深層原因。

如今的電影似乎走進了兩大漩渦，一曰票房率，二曰正能量，例如“戰狼”等影片，學來了好萊塢的打鬥熱鬧，再加上民族主義的催情春藥，組織觀看，票房大賣，雖然能讓觀眾在觀看時热血沸腾，看完後更是神神叨叨，猶如打了雞血一般，好像感性滿滿，卻無內在的真正的打動人心的情懷，也缺乏理性思考的內涵。無可奈何花落去，落花有意水無情。

用詩歌和音樂溫暖人心

“愛之希冀”慈善音樂會在奧運村成功舉辦

英語主持Lydia Li是音樂會的一個亮點。她不僅用一口漂亮純正的英語自然大方得體地主持節目，而且還用自己作曲並鋼琴彈奏的配樂，朗誦了詩人托馬斯的作品《轉個彎，向裡走，就是天堂》。

澳洲是多元文化社會，為了突出Stronger Together的主題，主辦方特地請來了知名的印度舞團Rasika Dance Academy。她們表演了印度舞蹈《SHIVA——The Lora Of Dance》，展示了古老民族的藝術魅力。

蘭女士不僅是一位博士、文化傳播者，也是一位詩人。趙立江和他在西悉尼大學學習中文的學生蘇菲，在Lydia豈迪的長笛伴奏中，配合默契地朗誦了蘭女士的詩歌《如果孤獨是美麗的》。

悉尼灘上神似鄧麗君的歌唱家朱炎萍老師，她在籌備將於12月2日在Chatswood音樂廳舉辦“致敬鄧麗君”個人演唱會時，仍抽出時間來奉獻愛心。在現場，她用柔和平穩、溫暖流暢和甜美自然的《鄧麗君歌曲聯唱》，完美地展示了她豐富的舞台表現力。現場觀眾聽後，紛紛表示要立即購票，聽她的整場獨唱音樂會。

“這是歌聲回來的日子……這是微笑綻放的日子……”來自中國的著名主播、作家、復旦大學派文化學會副會長淳子老師是此次活動的特邀嘉賓。在舒伯特充滿聖潔祥和的《聖母頌》中，她朗誦了詩人映霞為聖誕節而寫的詩歌《這是歌聲回來的日子》。她用全心的虔誠的氣息，向觀眾傳遞著愛的氣息。兩位主持人和淳子及詩人映霞的現場互動也充滿了滿滿的愛。當天正巧也是映霞來澳33周年的紀念日。

于佳易老師是中國國家一級演員，曾多次在全國大型



傑出青年小提琴演奏者Harry Wang壓軸演出。

穿行一望無際的沙丘
夜握奇寒
烈日難受
處處沙坑
似死亡陷阱
幸虧天生寬大扁平的腳掌持厚
生命之旅枯燥
甚幸一路聲聲清脆駝鈴輕叩

茫茫沙海
春風不度
春望一池春水吹皺
春望生息在一處綠洲

誰叫你是駱駝

林一棵

勞頓羞臉氣勢凶凶的沙塵暴
主人給面子
誰說沒有
年滾年依舊
個頭再大駝峰再高
亦給高高在上的主人騎著
喚覺再靈敏
亦由得主人牽著鼻子走
一個個緊跟著行走吧
起碼沒被逐出羣
沙漠之舟
是時候
找一處避風的地方逗留
跪膝也好
養神開眸
等同輪平
此刻

請起打擾
日沒
你有什么麼念想
或是何樣的奔頭

可曾使你知之
可曾讓你過問
所賦之物
到底是茶葉還是絲綢
幾許貨真
幾許假冒
誰叫你是駱駝
誰叫你享有沙漠之舟的稱號

意味深長的笑話

黃冠英

睡前在微信上看到一則“真實的笑話”，睡後懶床想想，覺頗有意思，於是再復審其真實性，卻找不到此帖了。遺憾！

帖中文章好像沒有署名，但記得是第一人稱“我”，陪“紀登奎”出差的回憶。笑話就是途經“貴州”時，紀登奎“告訴我”的。紀登奎在文革時是位中央大領導，能陪他出差的“我”，自然身份也不一般了。所以我想“真實的笑話”應該真實可信。

該帖說，文革時，李再含是貴州省革委會的第一位主任。他有個報告，被周總理調去讓人審查，可是非同小可。但審查結果，報告內容與當時《人民日報》的文章精神高度一致，只是文後所加的三個口號有點問題。那是三個什麼口號？簡單復述就是：

- 一、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 二、敬祝林副統帥永遠健康！
- 三、敬祝貴州“小月亮”李主任身體比較健康！

由於整篇報告內容正確，口號的前兩個是當時全國盛行的，而第三個

的“小月亮”，意思是那邊的“紅太陽”照過來，這邊的“小月亮”才折射出光，這也沒錯，所以李主任沒受處分。

不過第三個口號緊接在前兩個之後，顯然越位了，欠妥，下不為例！上行下效，東施效顰，人人唯恐落後是文革很突出“革命風氣”。據說貴州省就有個縣開大會時，在3個口號之後又加一個：“敬祝縣革委會主任張三同志身體強健健康！”看到這裡



文革中的毛林

我實在忍俊不禁，心想不知公社一級的群眾大會無照辦？有的話，加的第5個口號就該是“祝公社主任少生病痛”了！

這則真實的笑話，確實體現“文化大革命”荒唐性！連經歷文革的人如我者，現在乍聽也以為是瞎編的。可是文中提到了周總理、紀登奎，還有李再含、張三等當事者，卻真名實姓確有其人，讓人不能有懷疑。這則“真實笑話”值得深思。我看從中至少有兩條教訓值得記取：一是個人崇拜不能再搞了，一搞勢必層層學樣，將歪風騷起、邪氣上升；二是宜多宣傳甚至定規，嚴禁阿諛奉承，防止小人得勢。馬屁精一多，社會必定烏煙瘴氣。如若拍馬拍到馬腿上去，也難說馬屁精自己會遭馬腳一踢。文革中，開始時門人最狠的人，後來也紛紛成為被鬥者，不正是活生生的“現世報”？

個人崇拜與阿諛奉承是一對帶毒的孿生兄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下進讒言，上未能辨。如此繁衍，禍國殃民。這就是荒唐文革史的教訓！（2022.11.15）

從你的手指流出了一個我……

——參觀邦迪海之雕塑展隨想

胡少璋

大約半年，我就要清理一次書房，把書架、書箱、書櫥、紙箱等都要清理一番，將不用的書報、書稿等清理出來扔進垃圾桶。突然間，我找到一本《艾青詩選》，一翻開就現出《給女雕塑家張得蒂》，其中有：從你的手指流出了頭髮……/從你的手指流出了眼睛……/從你的手指流出了一個我……。並且還使這個“我”體驗到了：“有我的呼吸/有我的體溫……”

能為一位中國大詩人雕塑，這已經是十分不容易的事了，並且還促使大詩人為她寫一首詩贊美，這更是少之又少的例子了。

讀了艾青的詩句之後，我想以後如有機會也去欣賞，參觀一下雕塑展覽會吧。

世上的事真是無巧不成書，本月3日，我讀到一位朋友傳來他寫的參觀悉尼邦迪海之雕塑展的文章，我讀後拍案叫絕。如果沒讀這篇文章，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回事。於是，我即寫微信對他說，明天我叫我家居服務的徐姑娘載我去參觀，兩個小時夠嗎？因為服務時間只有兩個小時。接著我即打電話給徐姑娘，並將地址傳與她。過不久，她來話告知，來回就要3個小時，如加上塞車和觀看時間最少要5個鐘頭，我被沒了一頭冷水。既然去不成了，那拜讀了朋友的大作，不也算是參觀過展覽會了吧。突然，友人來電話邀我明天上午前去觀賞。

於1997年創辦的這個世界上最大型的免費向公眾開放的戶外雕塑展，本來在悉尼每年舉辦一次。後因新冠肺炎之疫情而停辦了三年，今年又重返悉尼邦迪海灘，時間

從10月21日至11月7日。

這個陽光、大海、藝術三位融合的雕塑展，其展品來自十幾個國家，並且由各個流派的藝術家創作出來的千奇百怪的一百多件的藝術品。它們不僅迎來了來自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數十萬人前來參觀，並且使其展品帶來了震撼心靈的效應。

那一百多件展品分別在三處展出，其一，主要是在臨海的一大塊大草地上擺開；其二，較小的物件以及戶外的重型大物件經過縮小後也都放在戶內再展出；其三，從大草地邊拾級而下至海畔的一大片黑礁石旁。這裡的環境也相當吸引遊客，遠處太平洋水天相接，那深藍色的海洋在陽光之下波光粼粼；近處海水的顏色淡了許多，令人雙眼舒適；就在我們腳下的海岸邊濤濤洶湧，濤聲震耳，卷起千堆雪！

在這裡展出的一百多件作品中，有八座雕塑是中國藝術家親手制作的。所用的材料種類繁多，有木制的，有用鋼板焊接而成的，有用青石雕刻而成的……。如用青石打造的外方而內圓的排成長隊的，每座比伸開雙臂還要寬的石墩，每個約有幾十噸重。還有用水泥或松香等原料與岩石融為一體各種造型……。

眾多的展品形態都比較鮮明，當然也出現了另類，有的在像與不像之間，有的不管你從東西南北的方向去觀察，總是猜不出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如有一個用廢鐵片電焊起來的，有三條纏在一起的，像蛇嗎？沒有頭，像蚯蚓嗎？兩頭又太大。這到底像什麼？不得而知。

對於某一件雕塑作品，當你無法想像時，你又怎麼產生出幻呢？但你不能武斷地否定它。藝術家創作出來的作品，是要與讀者、觀眾互動、交流的，至於觀者會獲得什麼，這是因人而異的。退而論之，哪一件雕塑對你而言毫無感覺，那就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吧，不用悲憤也不必謾罵。如在海邊的岩石上蓋一塊大白布，又如在一個岩石的窟窿裡放上被遺棄的木椅殘肢……。它們也會化腐朽為神奇嗎？

在一起觀看展品中，友人對我說，頭一次他參觀後即寫了一文，第二次是陪家人來觀看發現漏看了許多，他要補上去，所以還要再寫一篇。他並且對我說，你也要寫一篇，看看你是從什麼角度去寫的，有什麼感覺。看來友人是下了命令，我也只能從命了，那就步其後塵吧。

那位女雕塑家為艾青所造的像是一件藝術品，它已經從“小我”擴大到“大我”了，“小我”本是對艾青而言，而“大我”是對大眾而言。故而，面對所有展品人人都應當把它們當成是自己的，尊重它、愛它、欣賞它。在觀賞時先要投入自我，然後，物我，客主之間展開互動、交流。雖然有的藝術家在自己的作品裡已注入了“生命”，但觀者不一定會察覺到。在這方面詩人做到了極致，因為他在自己的造像面前也是一位觀者。不然，怎麼知道它已“有我的呼吸/有我的體溫”了呢？不過詩人也太誇張了有點，但明白的讀者倒覺得有趣！在欣賞雕塑藝術方面，或許我們達不到艾青那樣的高度，但完全可以作為一個方向而加以追尋。

在這眾多的雕塑面前，如果沒有十分鮮明的形像，我是看不懂的，也無法想像，可以說不懂藝術，也許是隔行如隔山吧。

年輕的時候，我總以為自己有一張文憑就可以稱為“知識分子”了。後來讀的多了，認為在這座知識大山裡自己的學識淺薄，根本達不到一個分子，故稱自己為“半知識分子”。如今，在這眾多的雕塑面前，我根本不懂藝術，猜不透作品的含義，十分無知，應該稱自己為“知識原子”了吧。

歌舞比賽中獲大獎。在現場她用醇厚有力的女中音首先帶來的了英語經典歌曲《Unchained Melody》。接著又演唱了悉尼新晉詞人陳代勇先生在疫情時期創作的新歌《我在悉尼等你》。現場兩人互動共舞的情景令人動容。最後，于老師在觀眾的一再鼓掌中，加唱了現代京劇選段《打虎上山》。

旗袍是中國和世界華人女性的傳統服裝，它被譽為中國國粹和女性國韻。澳洲精英藝術團優雅的女士們在劉建平朗誦映霞的《在江南》詩歌聲中，展示了她們獨特的風彩，再次把觀眾帶回到詩巷及柳絲飄動的江南。

最後觀眾用熱烈的掌聲歡迎年青的傑出小提琴演奏者Harry Wang出場。Harry首先為大家演奏了小提琴奏曲中不朽的世界名曲，薩拉薩蒂的《流浪者之歌》。薩拉薩蒂的作品在演奏中自始至終都十分講究效果和技巧，Harry Wang以他深厚的功力，完美地呈現了作品中那回腸蕩氣的傷感色彩，與艱澀深奧的小提琴技巧所交織出來的絢爛效果，讓人聽了心蕩神馳。最後他壓軸的曲目是中國走向世界、由陳鋼和何占豪大師創作的小提琴名曲《梁祝》片段。Harry深入而又細膩的琴聲呈現了此曲所要表達的情感和意境。近年Harry在澳大利亞各種音樂節比賽中榮獲無數獎項，也曾在維也納Virtuosos音樂節獲得一等獎及在新加坡國際小提琴演奏比賽中兩次獲得金獎。他的個人慈善音樂會也將於12月10日在悉尼Town Hall舉行。他在現場也歡迎大家出席聆聽。

最後活動主辦方再次感謝現場所有的觀眾、義工和所有的演職人員奉獻的愛心。感謝場地提供方PIA地產集團。感謝舞台監督劉聖、音響師海寶、攝像師梁俊、莎莎、攝影師龔仁華、海報設計王毅老師，以及此次活動的出品人映霞、策劃Maria Wang、導演Donna Wang、統籌廖世敬、Helen、Willie的辛勤付出。

（澳洲精英文化供稿）



演出結束後，嘉賓和演員合照。